

回忆当年北宋庄地下党支部

□王洪武

已故的原盐城县政协主席宋金城，是大纵湖镇北宋庄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大纵湖公社做报道员，宋老经常到我办公室来与我交谈。一次，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当年北宋庄地下党支部的一些情况。我很感兴趣，一边看着一边又补充记录了一些材料。

早在1931年，我党便在盐城西陲北宋庄进行艰难的开展工作。1933年春节后，受党的委派，已是党员的宋金城从上海回到盐城，在盐城西区进行党组织发展工作，吸收了一批青年入党。是年7月，正式建立了北宋庄第一个党支部，这是当时盐城地下党比较活跃的一个党支部，计有党员10人，其中雇工1人，贫农5人，贫苦渔民1人，鞋匠1人，粮行职员1人，女社会青年1人。

北宋庄地处大纵湖边，为盐城、兴化、宝应三县边陲交界之处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。东有三里荡，西南有方圆数十里的大纵湖，西有马家荡。这里河港交错，芦苇丛生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形。

这个党支部人数在当时已算多的了，人员符合农村建党的组织路线，团结在支部外围的还有赤色群众八九人。支部以北宋庄为根据地，四出罗柴庄、楼季庄、大范庄、楼王庄、倪家庄、顾家舍等地，活动范围包括北龙港、楼王、义丰、大纵湖等地区。

在1933年至1934年期间，支部曾进行宣传活动。

北宋庄驻有地主武装的一个水巡中队，专门敲诈勒索，镇压农民反抗。支部曾发动过士兵闹饷、罢岗、罢操，也曾包围中队长宋自希，以求达到组织哗变，拉一部分人到荡里打游击。通过这一斗争，水巡队撤销。支部又发展了两名士兵为赤色群众，经常为革命送情报，为革命同志打掩护。

宋老曾说，后来因全国处在革命低潮，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敌人破坏，北宋庄党支部于1935年和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，一直到1940年后，盐城抗日根据地建立，才重建了党支部。

当时的党员和群众，经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牺牲的有5人，因老病已离开人世的14人，健在的有13人。



春来，我随着剧团到东晋水城演出。刚刚下过雨，景区内空气格外清新，大片的油菜花花期已近尾声，桃花梨花正在怒放。忍不住摸一摸这些花儿，缕缕花香入怀，我便沉醉其中了。

此刻的湖面上，几只小艇来来回回地穿梭着，大片的芦根下有点点新绿萌动着，一群鸿雁追着撒食儿的鱼儿翩翩起舞，好不惬意。

说来，我对大纵湖并不陌生。这个美丽的地方，是我到盐城工作后最先熟知的地方，因为每次采风活动选址总会有大纵湖。很多文友都已落笔成文，我也很想写一篇文章，可是大纵湖太大，大得我不知从哪个角度写起，才能体现它的宽广；大纵湖太美，美得我不知用什么样的辞藻来装点，才能让读者身临其境。

大纵湖有芦苇成荡，那变化莫测的水上迷宫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游玩。乘一艘快艇，遇荡而躲、遇岛而绕，眼见前面已无路可走，再往前驶去，却又柳暗花明。我是外地远嫁来盐城的，看着苍茫的天空，排排的雁阵，总有一缕缕乡愁由心底升腾起来……

大纵湖有食亦美，甘冽的湖水孕育出的鱼虾自不必说，单是清水大闸蟹就能让品尝过的人难以忘怀。秋风起，菊花黄，便是一年品蟹的最佳时节。大闸蟹，我是吃过的，揭开桔红色的盖子，油亮亮的蟹黄，入口绵软鲜香，再来杯美酒，加上美景就美食，唇齿生香自不必说，吮吮舌尖上的幸福，回味无穷，不免让人感叹这大自然的馈赠！

大纵湖又有典故成章，让游人在感动的同时得到心灵的滋养。“二十四孝”之“王祥卧冰求鲤”“宗保救母”的传说，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游人如织的队伍里，随时都能看到带着父母观光的儿女，幸福的脸颊上漾着甜甜的笑。

大纵湖人杰地灵。回望千年文脉，这里有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宋曹的故居，有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“七子”之一陈琳之墓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也曾在这里坐馆授徒。文人墨客留下的足迹，成为千古佳话，都为后人传颂不息。

很久以前曾是蛮荒之地的大纵湖，随着时光而变迁，变得越来越美。在政府的精心打造下，大纵湖景区的内涵越发丰盈。“水上灯光秀”“影视城”“油纸伞巷”……不断加推的新景，更是点燃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。

啊，富饶美丽的大纵湖，有芦荡、有绿洲、有花鸟……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，浸润在这繁茂的花草中，行走在春天的温暖里，拥抱着这人世间的万般美好！

大纵湖畔赏春景

□李桂媛



顾正山林黛摄

美丽大纵湖 自在东晋城



喜看农村住房新变化

□戚思翠

我出生在盐都区的一个小村庄。这些年来，我家四代人住房的变化，让我备感幸福和自豪。

1949年，祖父母为自己盖起新房——丁头舍。所谓“丁头舍”，就是整座房子呈“1”字形南北走向的大房子（约40平方米）。门开在朝阳的南面，内分里外两间，外间砌有锅灶，里间为卧室。房子的所有材料几乎不花钱，都是就地取材，整个丁头舍为土墙、草盖、木屋梁和柴笆，不见一砖一瓦。虽然丁头舍低矮昏暗，夏无凉风，俨然一只偌大的“盒子”，但一家五口住上这新房，比过年还开心。

1953年，20岁的父亲成家了。母亲的到来，让丁头舍显得十分拥挤。祖父又于屋后搭了一个柴笆棚子，里面可打上一个“大地铺”睡觉。可是，风吹雨打数年，丁头舍日渐破败，祖父年年修补，还是年年漏雨。最后祖父母就在丁头舍里度过了他们平凡的一生。

1956年，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、我的大哥，在刚满周岁的大雪纷飞之夜，因丁头舍“雪崩”而夭折……父母决定另起炉灶，自己砌三间新屋。房基，是祖父与父亲一锹一锹挖出来的。他们披星戴月，挖泥土、担泥土、脱土坯……忙碌一年多，脱了一万零两百块土坯子。一切就绪，父亲请来一泥瓦匠，叫上几个兄弟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，三间土墙草盖房终于诞生了！

1989年，我们兄妹四人相继考上了大学、中专。此时，老家住房是清一色的“红色”风景。不高不矮的红砖瓦房，像一条火龙依偎于乡间河岸。我家住房也跟人家一样“走红”：红砖红瓦房。母亲噙着泪花，欣喜地说，她嫁我父亲几十年来，第一次住上不漏雨的大瓦房！

1999年，两哥一妹先后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，接着又拥有了小轿车。10年后，他们购买了第二套房。2010年，看着亲朋好友都住上套间房，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。一咬牙，我也购买了一套近200平方米的顶层套间房。

2019年3月，老家房子被征收，政府给我家安排了一户一宅自带花园和小菜园的双层别墅。美丽新农村清一色的“幸福小院”，让我仿佛望见了幸福晚年。

“一五口中国，一瓦顶成家；都说国很大，其实一个家；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；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。是的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也是社会的缩影。国与家紧相连，没有国家的强大，哪有百姓幸福温暖的小家？我家四代人的住房奏乐曲：丁头舍——土三间——砖瓦房——套间房——幸福小院，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，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！

饊子好吃故事多

□任崇海

家乡的饊子很有特色。我小时候，小镇上就有五六家油面店，每天下午满街都是炸饊子的油香气，而有关饊子的故事也是让人津津乐道。

家乡人用泡饊子招待客人是件很普遍的事。平时亲戚往来，都会带上一袋饊子，尤其是产妇坐月子，亲戚朋友送“月子礼”，饊子是不可或缺的。曾有对小姐妹，爸妈派她俩去邻村的一个亲戚家送“月子礼”，买了饊子、糖等礼物。俩姐妹把饊子拎在手里，眼看着口水已经流出来了，于是妹妹先开了口：“再根饊子尝尝吧！”没等姐姐答应，她就拿了几根吃起来，姐姐挡不住诱惑，也跟着吃起来。两个人吃着吃着，竟把饊子吃光了。怎么办？姐姐出了个主意：就说半路上被人抢去了。两个人回到家里，在父母面前撒了谎，父母信以为真，又买了二斤饊子，让她们再去送这个“月子礼”。后来，这个故事也被大家传为笑谈，也可看出那会孩子们对饊子的喜爱。

家乡的饊子在制作上是很讲究的。首先是和

面。将选用的优质面粉，倒在案板上，加水并放进少量盐，揉搓成面团，用两个拳头使劲揉，揉过一遍后再揉第二遍，就这样反复揉，直到面团揉出劲道，具有弹性和韧性，再切成成长条形的面块。接着是盘盘，把长条形的面块，搓成大拇指粗的面条，刷油，盘到盆里醒面。最后是油炸，把锅里的油烧开至冒青烟，将面条拉细一圈圈绕到手掌上，用特制的长筷子将面条“套”起来放入油锅，两只手抓着筷子不停地抖动、抻拉。随着面条开始发出一个个指头大的泡，面条逐渐变成淡黄色，这时右手的筷子转一圈，使面条成麻花形时抽出，再炸一会儿面条呈深黄色时捞上来，一把饊子就做好了。

在炸饊子的现场，还可以品尝到特殊风味的软饊子和脆饊子。软饊子其实是半成品，呈浅黄色，软软的、嫩嫩的、香喷喷，吃在嘴里绵软香滑。脆饊子又称“木排”，是成品，因为刚出锅，所有吃起来更加脆、酥、香。这些难得的美食令人难以忘怀，想起它，浓浓的思乡之情总会油然而生。

陈捷帮船

□徐红旗

便又踩着点陆陆续续回到帮船码头。大伙儿相互间大声交流着、吹嘘着，赶回家时正好可以吃午饭。秋冬，帮船再开上一个往返。如此，周而复始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。

因为都是庄上的人乘坐帮船，所以老许的生意时好时坏。遇到春节、中秋等节日，嫁出去的姑娘都会收拾得清清爽爽，穿戴整齐，携家带口回家看望父母长辈，船舱里放满了包装精美的高档礼物。碰到一起长大的发小，遇到庄上的七大姑八大姨，顾不上严寒酷暑和夏天的酷暑闷热，互相间急切而大声地问候交谈起来，不亦乐乎！原本枯燥乏味的航程在柴油机的声响中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此时，家里柴火灶上正在酝酿着美味佳肴，雾气缭绕的厨房溢满了浓浓的爱意亲情，白发鬓鬓的父母不时溜到桥头昂首眺望……

午饭后，约莫下午点把钟的光景，老许总会站在桥头上一会儿嗓子：“开船了、开船了……”。当发现还有一个乘客没有登船时，质朴的老许还会热情地跑到他们的家里去催一催。解缆起篙时，船舱里塞满了绿色健康的时令果蔬，还有父母长辈们不舍的情意。

每当淡季或者天气恶劣时，生意冷冷清清，只有一两个乘客，收取的乘船费还不够购买柴油的本钱，但老许依然坚持按时启航，按时返程。遇到庄上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需要购置东西时，老许也总是乐呵呵地应下来，到了镇上忙跑后采购齐全，回来后除了货款，从不多收一分一厘。当时，我家还住在镇上最东首，爱人在闲暇之时经常会带着孩子乘帮船到庄上看望岳父母，回来时总是手挑肩背

回一些岳父母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蔬菜。看到我爱人带着孩子不方便搬运东西，老许也会热情帮忙。有一次，看到我岳父备好的大米、菜籽油等东西太多太沉，凭我爱人根本拿不动。老许二话不说，先安排其他乘客登岸，再将帮船重新起锚，一直开到我家码头，帮助将东西搬运上岸后才离开。爱人不依不饶，准备多支付一个份额的乘船费，老许一再礼让，坚持没有多取一分。用老许的话讲：都是一个庄上的人，帮船就是图个方便，如果什么都算计成本利润，那就不如不开了。

后来，“村村通公路”工程开始实施，镇里将最偏僻的陈捷村第一个申报立项并获得通过，大伙乐开了怀。筑路工人第一天到现场开始施工时，岳父专门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一好消息，说以后回去再也不用为交通不便发愁了。路修好后，陈捷帮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老许也正式告老进城，含饴弄孙。闲暇之时回到庄上小住，空气清新自不必说，与邻居们唠唠家长里短，在房前屋后种些瓜果蔬菜，没事再乘坐公交车到城里的儿子家溜达溜达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如此这般，倒也心情愉悦，自由自在。目睹着眼前的一切，顿然感悟：这不正是共享祖国发展红利的和谐社会吗？

